曾惠敏公文集

曾惠敏公文集目錄

卷一

補目

曾惠敏公文集卷一

揚雄論

余嘗讀賈誼之文怪其以墨翟與仲尼同稱及得墨氏之書而讀之然後知其好儉兼愛之美其合於聖人節用求仁之訓者不少也又嘗讀韓愈之文怪其以揚雄與孟子同稱及得揚之之書而讀之然後知韓氏所謂雄亦聖人之徒者誠非偏愛其文而過譽之也余於雄蓋偉其功壯其志而悲其不遇於時云夫經術者聖門文學之科而文章則言語之科也言語之至精者將以明德行紀政事述文學敷之天下而可信傳之久遠而無窮漢之工爲文者衆矣莫麗於司馬相如相如之文淹雅瓌

瑋馳騁往復雄亦優爲之顧以爲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於是毅然輟其雕蟲篆刻之爲本六經以爲文章使聖人之道由我而益尊韓子推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而獨舉揚雄氏與孟氏相提而並論則雄功之偉可知已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此皆古之神聖範天下互萬世莫不敬而崇之以爲不可企及譬之日月在天無能階而升也今試召學者而勉之曰汝其師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未有不惶恐震駭逡巡而遜避者無它以爲躐等之甚而擬不於倫耳雄則以爲經莫大於易倣易而草太元傳莫大於論語效論語而著法言夫侯芭劉歆以元之難明深於易誠爲過論要雄之本意未始非遠慕於伏羲文王周

公孔子而師之也其志不亦壯乎雖然經術文章皆所以明聖人之道聖人之道不外乎君臣父子之間出處語默之宜而已雄以閎儒碩德策名衰世拓落於侍郎黃門之官三世而不得徙及遭罹厄運屈身僭偽之朝僅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而劇秦美新之論被譏於後世寂寞投閣淸靜得命之語致誚於當時夫古之抱德懷才而不遇於時者多矣孔子之聖孟子之賢時乎不至則亦老死於車轍馬跡之間而不得一行其道然而道之不行祿位之不加於其至德無損也若雄之不遇於時則或以引退相期或以死節相望微斯二者則謗議隨之豈惟見嗤於時人方且受責於君子示貶於史冊甯非不幸之甚者哉

沮雄固澹於勢利有以自守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者也覩漢室之將傾不能見幾而作顧乃係戀於新朝之微祿甘受其汚穢徨而不忍去賢不如雄猶且恥之以雄之賢而出於此者抑又有說雄之生平以聖人爲師彼其意以爲孔子大聖人也猶將應佛肸公山不狃之召管仲艮相也孔子許其一匡九合之功而寬其去子糾事桓公之罪且以召忽之死爲匹夫匹婦之諒也然則硜硜之節非聖人之所許也是以校書天祿鍵門飲酒覩平帝之亡王莽之篡漠然若於己無與焉者雄之自序稱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正謂此也柳宗元賞伊尹五就桀曰不夏商其心而以生民爲心若雄者其亦不以漢之興廢

爲憂樂而專以學之不講道之不明爲恥者歟又何必引劉崇翟義龔勝薛方之事而繩之君子之待人也隱惡而揚善其論人也取其長而恕其短此敦厚之道也余以爲韓公之尊揚雄猶之賈生之賢墨翟也安可以語之過重而咎之哉

先太傅批云韓與曾王皆推崇揚子司馬公尤篤好之東坡朱子則深譏之觀法言之末篇則蘇朱之說允已此作推崇而微含諷刺頗有斟酌文筆須峭而後能勁須簡而後能潔必從二端下手乃可漸近於古勁字尤宜加意

擬揚子雲解嘲

客嘲揚子曰蓋聞長世字氓者磬折而禮士行義達道者學優而筮仕是以隨侯之珠不能長晦其光和氏之璧不能終韜其美故賢豪踵武而趨赴俊彥聞風而興起失勢則屯邅於下僚得時則奮迅於泥滓吾子挾琅玕負璠璵修踐履之篤實富麗藻之高華貴兼善於天下利用賓於王家曾不能師長羣英提唱諸儒射千時之策陳治安之疏從衡捭闔孍首天衢談笑而懷印褃指揮而定羌胡顧乃知榮守辱厭空晏如鍵門著述經營元虛糟魄棄捐精義獨攄放彌六合斂入空無窮年累月是究是圖室無靑紫之客門無卿相之輿居無中人之產家無儋

石之儲官不適於侍郎位不尊於執戟遭遇齟齬聲聞寂寞猶復服膺幽眇索隱探賾雖言侈夫大元竊以爲尙白也揚子莞爾而笑曰若客未嘗審時度勢泥於陳迹而不知變通宜其抑守約之志長奔競之風鄙木訥爲庸凡矜滑稽爲彊雄也昔者周道陵遲宇宙分裂爭雄並峙鳥頏魚頡得人則邦榮失士則杌隉於是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豐衣玉食重士尊賢折節爲謙周爰咨詢游談者扼腕而騁技任俠者負氣而慭恩是以蘇秦張儀之儔公孫涓子之輩說諸侯如轉丸取富貴如拾芥至於甘羅以嬰兒而致身上卿呂不韋以巨賈而濟其權謀范雎片言而疏骨肉蔡澤咽悝而奪公侯此皆投

閑抵隙靡波逐流君子恥焉奔逸遁逃之不遑而況效其尤邪我大漢綜棼絲而理之驅除嬴氏奄有九圍滄海流沙幽都丹厓罔不即序順軌唯阿而來歸於是時也上之則瓌奇之材卓躒之儁下之則百夫之特十室忠信樊以甲科國以孝廉器而使之孰有幽潛或者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德有所不鬪能有所不彰譬諸太倉半菽千鈞一羽斗斛不爲之盈虛權衡不爲之墜舉者矣且夫動靜之微休咎之機砥道坦夷崇高阽危汪盈者溢衆高者頹進取者弱器退藏者知歸戢馳戢驅厥智乃愚善地善淵永保其貞爵齊而亡象齒而焚畢羅孔翠豔其文身是以懷寶貫害飾表賊裏徐行卻步生生之理韜光養晦是謂

知止華緻分專閱其早已吾子詡其知而哂其所不知矜其所聞而昧於所見此何異蜩與斥鷃習榆枋之飛槍譏大鵬搏扶搖而至於九萬也固哉客曰范蔡之不足多吾方知之矣雖然彼其騰踔蕉萃崛興窮途彈冠俄頃結綬須臾則亦際遇之奇也吾子特未能焉而厚非之不亦過乎揚子曰往者伊尹進於盉羹傅說興於版築呂望作於漁釣百里奚舉於傒僕此數子者皆休問震於婦孺勳績垂於簡牘當其遺在草澤則拓落如彼及其升於青雲則建樹如此是其會合甯不詭邪然而君子忻慕其德而嘆立賢之無方者以爲會逢其適不可狃襲爲故常也時移勢易雖賢哲之用舍未可躋攀而比擬焉乃范蔡云

爾哉道有殊塗物無同然濉魚之死蟺而不能戾於天翰鳥之
翺翔而不能沒於淵故君子抱德獨毅持操獨堅不爲勢奪不
爲利牽飯疏食而不改其樂處陋巷而不違其仁鄙人雖不敏
固私淑於先民陶朱猗頓金張許史誠未足以易吾大元也
先太傅批云傚遒跌宕之氣瓌瑋奇傑之詞均不逮古作者然
字根古訓理多心得亦漸窺漢儒之堂奧矣
先太傅又云於是時也一段氣機奔放尙不失西京雄厚之象
又云子雲炎炎者滅一段以雷火豐一卦爲幹餘語亦雄奇卓
犖此篇動靜之微一段質幹不逮而亦多見道之言
子雲解嘲專拈時字作骨此云賢哲之用舍未可躋攀比擬更

進一層立論子雲之閎博雄奇未易幾也而淡泊恬定自然流露文字之間足以徵其所養　嵩燾拜識

擬太常士答劉歆書

某等幸遭聖漢之隆海內雍和四夷賓服經師儒士蔚然雲興而皇仁廣被不遺葑菲如某之徒質薄學朽咸亦靡於辟雍庠序之間與乎校理講習之業夫博采異聞旁搜遠紹師古訓而監成憲揚緝熙而贊嘉猷稽古封禪之儀參議明堂之制此吾黨之職事也甯有硜硜然懷嫉妒挾私意囿於一隅擯斥道眞卽譽從昧以終其身雖愚不肖奚至此哉然而尋繹來書猶有惑焉者不審固陋淺識不足以語於大道也歟抑子大夫之言尚亦有所未盡也夫經二帝三王周公孔子盛德至言於是乎在浩若江河炳如日星放諸四海而準質之萬世而無疑者也

是故道非經不傳經非聖不作後世之人自天子達於庶民考經世之典明修身之要胥於六籍乎得之非博厚廣大純一精微其孰能與於此閒嘗取左氏春秋傳而諷味之以爲彬蔚朗暢文章美矣原始要終紀載備矣要亦藻思之士藉事實之變遷以攄其風飛猋豎之氣成一家之言而已若夫溯先聖之微指論褒貶之所由吾知其合者蓋寡而不合者猶多焉史稱孔子筆削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夫公羊穀梁子夏之弟子也弟子爲傳精嚴如此而其師顧猶居不能措辭之列於以知聖人所爲非聖人末由窺其奧也且三氏爲傳志在明經法訓詁之體以釋其名義禀師承之說以達其指趣不著支離曼衍之詞

不參私臆附會之語至愼至密也然世之治經者猶往往有遺言焉況左氏之書汪洋俶詭數十萬言膌麗華富靡所裁擇或乃瑰異鬼物交錯屢見託辭龜筮取證童謠日尾月策之辰五世八世之數宗邱高粱之地禰父宋父之名莫不曲爲敷暢强屬前知閭之怪力亂神聖人不語使邱明而自爲之則所謂好惡與仲尼同者果安在哉非其自爲好事者作僞而矯誣之其不足貴益彰彰矣抑又有進焉者春秋之作彰善而潬惡是是而非非將以儆萬世之暴君汙吏亂臣賊子而使知懼也宋宣舍嫡兆亂而頌之以百祿苟息殉君䧏言而譏之以白圭宋弑杵臼而貶爲君實無道陳殺洩冶而責以無自立辟甚乃魯文

納幣於齊喪未終而遂有昏禮也傳則以禮許之其傷風而悖義也多矣子大夫喜浮夸之詞忽尊經之實恥崇家範輕尚異端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夫尚書號百篇而古文溢於今文者財有十六篇耳藏之者其當燒書之時爲在暴秦後耶避秦而匿之則彼五十餘篇者胡不並納壁中若藏於亡秦之後則是當漢之興人閒典籍未盡滅也伏生口授而外逸無聞焉抑又何耶且執事於春秋則取親見而舍傳聞宗邱明而抑二氏於詩禮尚書則又破授受之舊法崇野獲之新編何立說之齟齬乎國家修明經術將以鈞陶仁義橐籥道德甚盛事也司其職者不厭反覆揚搉裒諸至當而

後已耳今乃蔑棄衆論恐之以文吏之議似於理有未安挾勢力以伸其說也亦非吾子之令聞也

先太傅批云中閒明公穀之是斥左氏之非敷佐尚少不足以自暢其說末段責以不能從容商訂可以折子駿之氣餘文氣疏宕紆餘脫息頗於漢人爲近

擬陸士衡弔魏武帝文

夫來仲者往屈天道有必至之符神瞀則形離人事有難迴之勢歷覽古今成敗之蹟凡夫拔山蓋世之英旋乾斡坤之業固可握金鏡而別其醇疵操權衡而定其輕重者矣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夫國祚告謝大命既傾暴君汙吏作於上而頑民劇盜奮於下至於天地反覆生民塗炭則必有聖哲雄豪出類拔萃應運而生順天而行撓積波於汎濫綜棼絲而繹之剝復相尋天道之常也三代以前尙已十一征而不爲黷武滅國五十而不爲暴彊彼其襲行天罰拯民水火譬如孩提之有父母如亢旱之有雲霓道之德而齊以禮撥亂世而反之正盛德

大業非聖哲其孰與焉自茲以降唯力是視捷足而逐鹿傅翼而擇肉覩夫仁者無敵之師則有間矣然而眞人龍飛膺籙受圖俊彥景從天下歸往上之則神明通於天膏澤流於民下之猶能假權謀以蹂傚擾秉捶拊而驅宇內因利乘便逆取順守則後世之雄豪亦有足多者歟夫以德綏人者終始不渝而其德日新以力服人者芒刃既頓而其氣已餒觀夫秦始皇幷兼殄國者六七南震蠻越北定羌胡何其輿之暴也及夫沙邱殂落儲君見戕趙高以刑餘得志遂覆秦宗漢高祖起布衣杖三尺劍取天下可謂壯矣暮年病甚獨枕一宦者而臥親爲戚姬楚歌遂有呂氏之禍之二君者生揚威於紘埏沒貽譏於禁闥

有道無道先後一轍吾讀秦漢之史未嘗不掩卷而歎也及見魏武帝遺令觀其彌留之際付託家人躊躇兒女之情而經營咫尺之內殆所謂將死鳴哀者乎將欲不成於阽危猜疑不免於骨肉悲懷不禁於衷曲亂命不族於病革時可慨哉昔猇亭之役玄德創焉而永安大漸言不及私吾吳先長沙桓王顧命張昭卓爾英主之言夫魏武之才秦皇漢主之亞非蜀先主所敢望也而死之日茶然疲憊乃更遜於二君而見笑於庸蜀偏安之國老子云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壯士窮途往往如此而魏武蓋其尤焉於是忼慨獻弔以申惋惜之意云爾

緬君王之神武際季世而挺生稟英姿於天授弭攫擾於寰瀛

當炎漢之失道任憸壬以傾城彼黔黎之無援萃潢池而弄兵束黃巾而四起漫赤縣而縱橫小則爲蠭爲蠆大則爲鯢爲鯨嗟大廈之既危無一木而誰樘召逆臣以赴闕誅刑餘之凶豎倒太阿以授人驅羣狼而延虎播乘輿於西京煬宮闕於灰土進止渴之酖醪餐療飢之漏脯一爲甚而至再雖扁鵲其何補物無極而不返世何代而無才髖髀族而難爲庖丁解而恢恢龍蛇起於平陸羣雄競於草萊偉明公之絕塵樹巨擘而首推孤鶴列於雞鶩駿驥馳於駑駘拯遺民於孑遺登斯人於春臺清君側之羣醜掘袁氏之倔強挾王命以尊征振鞭撻於四方混區宇之太半固苞桑於許昌刑亂國以重典峻嚴法於申商

明守位之在人靡好爵於伇亘志牢籠乎萬有氣吞吐乎八荒
辭甘言於鄰封踞爐火而未遑雖天命之在吾猶取則於文王
美夫君之建樹實賸古而罕覯具文武之倫經苞智勇而並茂
生匡濟夫時艱既烜赫於宇宙沒垂言於綸綍宜煒煌於身後
胡豪氣之消除纊未屬而昏瞀無經世之遠模獨刺刺於鄙陋
意愛憐於少子情繾綣於宮娥心有懷而藴結日有隕而滂沱
嘻下氣而巽言屬四字而匪佗何疇昔之凛嚴顧玆時之蹉跎
惉印綬與衣裘期別侍於一藏慮遺令而貪競施後命而分既
夫大鵬之翱翔非鶬鶊之所望曰帝王之大度豈斗筲之可量
昔馳騁於六合擲億兆而可忘此微物之戔戔獨懷傷而悽愴

首綢繆於親昵次伎人與倢伃分餘香於夫人命餬口於履組
苦擬隧之宲纂令作伎而歌舞患逝者之餟而仰脯糒於朔晡
施八尺之廣牀繐帳而長懸築銅雀之高臺眷西陵之墓田
聞孝子之慎終斯事亡如事存彼庸愚之碌碌乃責備於後昆
苟賢嗣之敬承誠三年而無改若誨諄而聽藐骨未寒而已忘
視死生於旦暮固偉人之達觀惟君王之明哲奚留戀於多端
緊情累而𢪷欷縈曲念而汍瀾豈百鍊而成柔將外彊而中乾
覽遺令而憑弔獻茲文而悽酸

先太傅批云魏晉六朝皆欽慕曹公之英武每以漢高魏武並
論士衡獻弔獨睥睨而悼惜之陸氏承遜抗之餘烈猶有英風

偉抱蓋亦以命世之傑自許不欲僅爲文人故雖英特如周孝侯亦折節師事之也此作窺見大陸風旨陳義頗高意象節奏俱有合於古人特洗鍊工夫不逮耳

先太傅又云末段辭義俱精

士衡文前半敘魏武之英畧後半詳其遺令而以二語結之云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更不一著議論文特以慷慨激昂出之覩士衡微詞故爲醒快 嵩燾拜識

擬陳伯之答邱遲書

希範足下省書開示利害勖以改圖援古證今箴勸交摯拳拳之惠淪浹襟懷足下責僕前壯而後劣者誠有是也夫立功立事使榮觀表於當時休問存於沒世此僕之甚願也危疑去國竭蹶無依鴻鵠舊而高飛麋鹿鋌而走險斯則救死他邦苟全首領而已人之情喜榮而惡辱安土而重遷苟非煎迫途窮勢不得止安有包羞含垢冒不韙殿至危遠投朔漠之君匍匐氈裘之域棄九族之親戚違先塋之松楸望望然而不顧者哉僕之衷曲未易一二爲流俗悠悠之人覼縷而深辨之也以足下惠而教我聊復盡之往者西師飆發方內土崩南康龍飛霸圖

初建嚴疆亘鎮定之以空函金城湯池擢之於俄頃於斯時也朝廷寂寂不聞補衮之臣豪傑喁喁咸作攀龍之士僕則以被遇先朝感恩明帝督前驅而援枹誓九死而奚辭固知大廈之頹非一木所搘千鈞之重非一繩所引而夙夜孜孜不敢有懈食祿致身其義然也既而威聲所讋猛士投戈賊息虎牙奔歸狼狽幢主蘇隆之宣今上之新命許之以方岳錫之以麾旄小人愛死變易初心遂復肉袒牽羊崩角稽顙壺漿簞食迎犒於軍門堅甲利兵回指於建業今上神威古今罕匹桓文之績不數於當年伊霍之功復成於今日天命有在人謀與能九錫八佾始入重華之園黃屋玉璽旋離文祖之廷伯之遭逢景運翊

贊皇猷雖不得比於代來之勳庶幾獲免於咎戾矣昔管夷吾有射鉤之仇而齊侯尊仲父雍齒有豐沛之隙而漢爲祖封諸什方勃鞮以斬袪示忠嚴顏以斷頭自矢晉文委以心腹昭烈任之干城遇合之際何其盛哉僕始以未忘舊君遲遲歸義見幾不早橫被猜嫌莅州以來參軍書佐之除僉蒙遙制別駕長流之辟不得自由推尋始終靡有他尠正由范雲之徒媢嫉而媒蘖之故致爾耳鄙性麤疏難堪裁抑而失志之徒競相聳勸至於興晉陽之甲奮舋拳之兵莊生所謂尅核太至將以不肖之心應之者矣鄭伯倫程元沖之徒潰敗於前徐文安張顯明之儔喪亡於後匹夫不可奪志勇士不忘喪元寃憤之師甯易

遇耶犬馬使臣亦將視如國人衆人待我安能報以國士此伍員所由奔吳而困楚中行說所以背漢而輔匈奴也足下觀僕之所處殆猶騎虎之背不可中下彀矢於弦勢將必發耳豈有能已而不已者哉罪莫大於亡命悲莫甚於無家瞻望舊邦涕流如瀉自以此生永無生還之望長爲異域之魂山水清暉莫由可覽鶯花勝景無從賞心而叨賁德音遠逾涯涘譬以姚泓慕容之敗勉以朱鮪張繡之榮并承今上皇帝予其自新中軍臨川不責既往人非木石誰不移情方將獻壽陽之城攜舊部之卒歸罪司敗泥首闕門死生聽之於君寵辱安之若命晤言伊邇不盡所懷

先太傅批云六朝偶儷文中有能運單行之氣挾孱岸之情者便與漢京不甚相遠此文之氣頗能自振惜伯之粗鄙反覆不足以發人筆端倔强之態耳

書漢書儒林傳後 二則

右傳言易者本於田何自丁寬以下列於傳者七人其不立傳而姓名散見於傳中者近四十人言書者本於伏生自伏生以下列於傳者六人散見傳中者三十餘人而自孔安國以下逮古文尚書十許人者不與焉言詩者本於浮邱伯自申公以下列於傳者七人散見傳中者近五十人傳禮者魯高堂生列於傳者惟孟卿一人散見傳中者近二十人治春秋者首胡毋生自胡毋生以下列於傳者五人散見傳中者四十餘人而自張蒼以下治左氏春秋十餘人者不與焉散見傳中者或位致通顯而有別傳或無它事蹟不足以立傳要之皆專門精力講議

貫通之士師授源流所系不可以無傳而薄之也去其兼經複見大抵猶得百六七十人嗚呼何其盛也孟子稱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自孝武置五經博士開弟子員業成而去者或游擢大官登躋卿相於是四海之內翕然競勸班氏所謂祿利之路然者不其信歟而余竊有惑焉西漢之世去古未遠音聲易通而訓故易明也傳中百數十人皆學成而有聞者其彊識劬學必皆度越恆人然習兼經者不過十數人通五經者財一二人而已至東漢鄭元究心羣經並爲之注而後聖人之道先王之法一以貫之而趙所𡽪𢇍豈康成之智力遠邁前人歟抑鑿闢者難爲功而耕耨者易爲效歟毋亦精粗之不同專工者

盡優而博涉者少劣邪夫學之境無窮而人之精力有限康成命世大儒天下萬世所宗仰而讀其書者猶往往有遺言焉然則西漢諸儒兢兢然抱一經守一先生之教跬步而不敢失者蓋亦有道後之學者苟力有未逮與其多耘而無穫無寧鍥而不舍以鏤金石也

漢儒講學其視後世也有難有易更秦之暴簡册蕩然學者不見全經傳章句於口耳之間考同異於煨燼之餘不亦難乎楊墨之道已熄釋氏未入於中國上之人雖有悅黃老之言者然一人偏私之見孤唱而無和安得與天下儒生敵也終身務於正學而不患異端之相侵故曰易也雖然申公病免而趙綰王

臧下吏自殺藏囼刺毹幾瀕於死當時儒者謹守師法閑拒邪
說至以身殉而不悔也豈不嚴哉自時厥後佛老之說交熾於
中國慧業之士從而和之而吾儒浸有不敵之勢於是盡棄章
句之學高談性命之理悉發古聖賢之精義微言與彼二氏者
樹幟而相攻也夫析理盡於豪芒則必有虛空無涯涘之論闌
羼於其中淺識者不能窺也遂有近禪之譏焉譬諸援人於溺
而自漸其履者歟夫高談性命而盡棄章句則後生小子將有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見亦未始非一弊也
先太傅批云上篇言漢人專經勝於後世之兼營局勢過於平
衍少强直傲岸之氣下篇言漢儒之强立非後世所及收處孱

弱不振

書漢書蕭望之傳後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茍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夫行不由衷而矯情以干虛譽則起居飲食無往而非彌縫之術迨其忽忘之際鮮不肺肝呈露者矣雖然蓋亦有以好名之心始而篤行終焉者堅持其操歷久而不敗則所謂由勉強以臻於自然者固將列諸可以節取之科夫生知安行上智之資也非周公孔子不足以當之蓋曠世罕覯者也自非上智莫不惟利是趨物可欲謂之利名者可欲之尤者也孔子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豈不以淸議森森猶足以束縛俊傑瓌瑋之士而玉之於成也歟觀夫蕭望之以不見除用而杌霍氏及不

樂出守則上疏以爲不宜疏斥諫官此躁進之士假公以濟其私非夫有道君子難進易退者之所爲也夫患得患失聖人謂爲鄙夫充其極可以無所不至而望之晚節乃能骨鯁不阿權倖殺其軀而成名於天下後世雖無明哲保身之智而孟堅以爲近古社稷臣則非溢美矣夫人汲汲于祿之心與其樂生惡死之心孰重而望之之進也如彼其終也如此與人則少可而多否持已則百折而不回庶幾以好名始而篤行終焉者乎自嬴氏之燄焚詩書坑術士而天下大亂漢興數十年至於武帝乃能崇禮儒術而公孫弘蕭望之先後拔擢雖非大醇無疵者流類皆飾經術以自好卓卓有所樹立有國者鑒之可以知所

先務矣

先太傅批云立論具有本原行文亦矜愼不茍但少英年崢嶸之氣當更澤以古藻稍增偶句耳

書江艮庭六書說後

古者五尺之童足以知之今之績學之士窮年累月以求之而不能盡合焉者六書其一乎非今之人智不逮古如是其遠也師承不絕則淺顯而易通苟失其傳則易者難而顯者晦矣鄭氏注周禮舉六書之目而不箸其說許叔重箸其說矣設辭簡畧不可驟明意者當漢之世去古未遠雖無保氏之官而人閒師弟子以經學相授受者尙皆不廢六書舉世翕然務之不待推演而覼縷者歟象形諧聲會意指事叚借五者得許氏之說其義至今可曉獨其釋轉注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語意較爲通泛不如晝成其物隨體詰詘本無其字依聲託事諸語之確

不可移也所以考老之字又不如武信江河諸字之灼然易知也證以全書而莫相發明不如象形會意諸語往往散見於各部說解中也於是談六書者至於轉注則紛紛然不一其議近世江艮庭作爲六書說旁通曲證援据鑿鑿足以大明許氏之恉其說彼五者諸學士亦無異意焉而江氏之言詳矣若其說轉注則亦似有未安者曰考與老同意故受老字而从老省凡耆耋壽耇之類與老同意者皆从老省而屬老此言是也曰說文解字一書五百四十部卽建類一首也下云凡某之屬皆从某卽同意相受也此言非也夫六書者書之體用厥有六端象形諧聲會意指事轉注主言體叚借主言用此六者缺其一不

可是故象形之字不得謂之諧聲會意之字不得謂之指事形
者母也聲者子也具物之形命曰象形形相合併命曰指事合
而語意貫通命曰會意母子並重命曰諧聲重其子而輕其母
命曰叚借各有其義而不得相混各有其名而不得相賅者也
今而曰五百四十部皆建類一首屬而从之者皆同意相受也
果爾則轉注一端遂足以賅彼五者而許書九十餘文無一非
轉注矣豈其然哉閒嘗取許氏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之語與所
引考老之字參稽於全書而徵其義例以爲轉注云者有全子
而無全母無可徑從之部託於一字而轉相貫注故謂之轉注
老字从人毛匕會意字也考从老省丂聲老之形不全而知其

從老來者轉注字也譬諸犛从牛𠩺聲形聲字也斄從犛省來聲犛之形不全而知其從犛來者轉注字也許書如犛部谷部爨部畫部殺部眉部鳥部冓部筋部㗊部稽部巢部橐部瓠部㝱部重部老部履部㱃部盥部弜部或會意或形聲皆轉注字之部首也其所屬从之字損其母之點畫以容其子而轉注之例生焉是故存人毛而去匕無是字矣而考耋諸文非老部莫可歸也存尸彳而去舟夂無是字矣而履屐諸文非履部莫可歸也存禾尤而去旨存宀爿而去夢無是字矣而稽穛䆢寐諸文非稽部㝱部莫可歸也推之而犛爨畫眉諸部莫不皆然犛去牛而存𠩺雖有其字而𠩺坼之義與長髦牛之義無涉也則

巂[illegible]諸文非聲部亦莫可歸矣曰建類一首者指部首而言毋字之形體悉具也曰同意相受者指屬从而言毋字之點畫雖虧而其意猶存也後之學者必明此例然後見考耋而知在老部見屨屐𥡴稽寤寐而知在履部稽部㝱部不然則朝夕臨視之字有不能辨其所从將終日披覽而無所稽攷者矣然則若此類者固文字中之一大端去之則有所不備命以轉注之名而合參諸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之語而可通證以考老二字而援引適當也以此爲轉注庶幾其不違於古乎恨世無許鄭諸儒一決各說之是非且不得起江氏暨戴段諸公而商搉之耳抑又有許書屬之形聲而似宜在轉注之列者段若膺爲說文

解字注其在十四篇酉字下注云凡从酉之字當別立酒部解云从酒省許合之疏矣段氏本宗戴東原之説以互訓爲轉注酉下此論非爲轉注發也然而有合於轉注之義蓋酒字亦轉注字之部首也凡夫醆醮醞釀諸字皆應別立酒部以統之而解云从酒省冡聲从酒省甚聲从酒省盈聲褭聲乃與全書義例相合許君釋酉云八月黍成可以酎酒遂舉从酒省之字概以屬之酉下實不如屬之酒部之爲近也是則讀許書初不知爲轉注而本與考老同例者也亦有雖入轉注之部而可謂之非轉注者鹼之字从鹵僉聲鹵亦部首而與鹽同義也鹼不入鹽部可也

先太傅批云余昔謂稽𥡴屢㾓等部與老部同爲轉注之字以語同人或信或否此文能將斯意發揮明暢雖未必果爲定論然於轉注衆說之中要自可備一解也

國朝說經之文往往平衍之辭多簡勁之意少似亦風會使然仍當於簡練求之乃可貴耳

幾何原本序 代家大人作

幾何原本前六卷明徐文定公受之西洋利瑪竇氏同時李涼庵彙入天學初函而圜容較義測量法義諸書其引幾何頗有出六卷外者學者因以不見全書爲憾咸豐閒海甯李壬叔始與西士偉烈亞力續譯其後九卷復爲之訂其舛誤此書遂爲完帙松江韓祿卿嘗刻之印行無幾而板燬於寇壬叔從余安慶軍中以是書䰟予曰此算學家不可少之書失今不刻行復絕矣會余移駐金陵因屬壬叔取後九卷重校付刊繼思無前六卷則初學無由得其蹊徑而亂後書籍蕩泯天學初函世亦稀覯近時廣東海山仙館刻本紕繆實多不足貴重因并取六

卷者屬校刋之蓋我中國算書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名各爲一法學者泥其迹而求之往往畢生習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遂有苦其繁而視爲絕學者無他徒眩其法而不知求其理也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然則數出於象觀其象而通其理然後立法以求其數則雖未覩前人已成之法觚而設之若合符契至於探賾索隱推廣古法之所有備則益遠而無窮也幾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有形而概之曰點線面體點線面體者象也點點相引而成線線相遇而成面面相疊而成體而線與線面與面體與體其形有相兼有相似其數有和有較有有等有無等有有比例有無比例洞悉

乎點線面體而御之以加減乘除譬諸閉門造車出門而合轍也奚㪚㪚然逐物而求之哉然則九章可廢乎非也學者通乎聲音訓詁之端而後古書之奥衍者可讀也明乎點線面體之理而後數之繁難者可通也九章之法各適其用幾何原本則徹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無不賅也致其知於此而驗其用於彼其如肆力小學而收效於羣籍者歟

先太傅批云文氣清勁筆亦足達難顯之情

觀其象而通其理然後立法以求其數數語盡算學之用西洋線法推行至於拋物線以窮其變惟明乎數之理故能取給於心而用不窮以是爲徹乎九章立法之源故是篇論 嵩燾拜識

文法舉隅序

國家懷柔所暨琛贄所通殊方異俗至於十餘萬里於是講求經濟之學者以通知各國語言文字爲當務之急數十年來中外多聞强識之士爲合璧字典數十百種或以點畫多少爲經或以音韻爲目或以西洋字母爲序亦旣詳且博矣然而說字義者多談文法者少則譬諸繈鞀胥具輪轅不缺而無寸牽以制輻蓋終不可行焉余嘗欲取英國文法譯以華言闕焉匙暇因循遂已汪君芝房所學邃於余縱談旣洽因以屬之閱月而成册雖覶縷證據未逮原書然名目綱領大致已備亦急就之

寄觚啓蒙之要帙也同文總館教習丁君冠西手是編示余乞弁以言士大夫方持不屑不潔之論守其所已知拒其所未聞若曰事非先聖昔賢之所論述物非六經典籍之所紀載學者不得過而問焉夫先聖昔賢之論述六經典籍之所紀載足以窮盡宇宙萬物之理若道而不必賅備古今萬世之器與名學者於口耳之所未經遂概然操汎汎悠悠茫無實際之莊論以唐塞之不亦泥乎上古之世不可知蓋泰西之輪楫旁午於中華五千年來未有之創局也天變人事會逢其適其是非損益輕重本末之別聖人之所會言學者得以比例而平隲之其食飲衣飾之異政事言語文學風俗之不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

之所不及見聞當時存而不論後世無所述焉則不得不就吾之所已通者擴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則考求各國語言文字誠亦吾儒之所宜從事不得以其異而談之不得以其難而畏之也今之學者不恥不知顧且爲虛憍夸大之辭以自文飾一旦有事朝廷不得賢士大夫折衝樽俎之材而用之則將降而求諸庸俗駔儈之閒詩書禮義無聞焉唯貨利是視其於交際之宜措施之方庸有當乎抑或專攻西學不通華文鑒其貌則華產也察其學術情性無以異於西域之人則其無益於國事亦相侔耳自同文館設而英材輩出之二患者庶幾其有瘳焉芝房與

左君子興嘗館中通英文生之俊俊者年富而劬學兼營而並騖亦既能出證旁通啓牖後進矣紀澤使於歐羅巴洲求才於館以匡助余子興忻然就道芝房方欲以詞章博科第則姑辭不行二君者出處不同其爲志趣之士則一也異日者館中生徒斐然有成或以幹濟聞或以文藻顯中國聲明文物彝倫道義先聖昔賢六經典籍之教未始有損也而復益以海國人士深思格物實事求是之學則謂是編爲嚆源之濫觴焉可也

西學序述畧

記曰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老氏亦云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纍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蓋天下事業文章學問術藝未有不積小以高大由淺近而臻深遠者泰西之學條別派分更僕難數學成而精至者大抵撼風霆而揭日月奪造化而疑鬼神方其授學伊始往往舉孩提之童所能言能知匹夫愚婦所不屑道者筆之爲塾鈔編之爲日課耆彥師姆諄復道之不以粗淺爲恥翻以躐進爲戒其向學易而爲學有次第此泰西學者之所以衆多學而成名者亦因是而濟濟焉試舉一二端明之論光色之學曰白者諸色皆備黑者諸

色皆無諸色皆備則不復受色故以色著白紙常推而拒之顯
露於紙上諸色皆無則能受眾色故以色著黑紙常納而入之
隱於紙中夫繪白紙而顯露繪黑紙而隱晦此孩提之童所能
言能知匹夫愚婦所不屑道者也然泰西學士由此理以證日
質之所有辨虹蜺之七色類玻璃之三角定藻繪之彰施攷影
相之宜忌其學無窮極焉又論寒熱之學曰五金傳熱毛羽不
傳熱投鐵杖一端於火火外之鐵遽不可執焚獸皮將盡而未
盡者仍可執此傳熱不傳熱之證也狐貉足以禦寒非狐貉能
生熱也惟其不傳熱故能護藏人身本有之熱夫投鐵杖與獸
皮於火可執不可執之別此亦孩提之童所能言能知匹夫愚

婦所不屑道者也然泰西學士由此理以攷求太陽地心之熱力與一切機器鍵轄火輪舟車蒸汽生力之大凡稽化學生剋之源察冷煖漲縮之理儲水銀鑄鋼鼓以測寒暑之表風雨之鍼五緯彗孛地球月輪藉攝力以環日地火噴山空陽生颶循定軌以行究推測之妙通乎神明其學亦無窮極焉所謂積小以高大由淺近而臻深遠者非其效歟總稅務司鷺賓赫君擇泰西新出學塾有用之書十有六種屬英國儒士艾先生約瑟譯成華文書成問敘於予予嘗忝持使節躬蒞歐洲每欲纂輯見聞編爲一帙事務紛乘因循不果今閱此十六種探驪得珠剖璞呈玉遴擇之當實獲我心雖曰發蒙之書淺近易知究其

所謂深遠者第於精微條目益加詳盡焉耳實未始出此書所紀範圍之外舉淺近而深遠寓焉詎非涉海之帆楫燭暗之鐙炬歟古稱通天地人爲儒又曰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儒豈易言發軔於此書就性天之所近更箸研眈之力共於專門之學殆庶幾乎爾雅訓詁之文急就奇觚之字賈董揚班於是乎與吾人而有志於西學則雖以爾雅急就章視此編焉可也

叔父戚毅伯叔母熊夫人五十壽詩序

繄昔辛酉之年我叔父攻安慶克之明年大軍薄金陵越二載
歲甲子拔其城名王已下么麽陸梁以次受戮原脅從賑難甿
輩生忻忻始脫水火

天子籩酬庸之典於是我先太傅暨我叔父同日膺侯伯之册
近古以來人臣之榮門庭之盛未有如斯之隆且懿者也爾時
叔父行年四十有一仲秋覽揆之辰先太傅爲詩十三章遠近
士大夫之能文者莫不屬和或綴詞比事別爲詩歌敘記慶祝
恐後紀澤旣嘗彙編而敘次之日月不居荏苒十年叔父貌腴
神固乃遠勝於枕戈臥薪之日信乎山水淸趣足以頤性養壽

哉竊嘗以爲視富貴如浮雲棄軒冕如脫屣者鄙夫庸人之所
難非君子之所難也君子之難在乎處事功之會名譽之際亦
且泊然不以攖吾懷視舉世畸人魁士奔軼絕塵以爭於勳業
與夫衆人錄錄之競於榮利者無以異也豈非中有所主道益
高而量益閎哉我叔父以浙江巡撫視師金陵功既蕆矣吳越
相違不過咫尺航一葦以游具區朝發而夕可至且兩浙新定
善後之政百端待舉叔父解兵符而涖本官誰曰不然顧以爲
盛滿不易居康樂優游之福非夙志所存翻然乞身息影田里
世人不能相測識蓋有以倦飫躭逸爲疑者矣其後於撫晉之
命又固辭不拜更

詔撫鄂始因捻氛猖獗一出治兵簡練有緒流寇漸平復謝病歸然後知吾叔父之所退讓不遑者不獨利祿榮觀而已雖經綸幹濟銘鼎鐘而垂簡册者猶將避之若浼焉倘所謂中有所主道益高而量益閎者非耶且吾叔父起明經非有封疆將帥之任非有一城之寄一命再命之官非君父責之而長官督之也然而崎嶇戎馬轉戰千里頓兵於堅城者前後凡五年每遇援賊上犯百萬蟻合哮馬猋馳飛礮雷激呼聲震天地戈鋋彗日星嶽陁海倒而不爲一動賊或雲梯仰攻前者殕僵後者山立曾墉亘壘擢而旋完築甬道運糧糈以命爭食矛頭淅米劍頭炊飯瀕於危者亦屢矣然而百折不回槃錯艱屯而不少怯

者是豈有所驅迫而爲之歟噫何其壯也迨夫元惡既殲東南初定百姓仰爲慈父

天子倚爲干城宜若可以從容坐鎭與民休息殫生平未竟之施以活三吳遺黎之命而乃投組卸珪不俟終日又何決也今之入贊謀謨出任封圻助

天子以爲理者次之而治一職領一道一城以用世者與夫處士書生不出戶牖而志在天下者咸曰海內蒼生喁喁然望

公之出久矣惟紀澤亦以爲古之聖后賢佐乾乾業業三致意焉者乃在於未亂未危之閒當此海內敉定櫜弓釋甲勸中興之頌慶偃伯靈臺之休然恬熙成風而泄沓隨之不可不戒也

夫肢體鬱而復舒則擂焉者有術枝幹擁而復耕則培焉者有
道
聖天子赫然思大有爲於寰宇將必取骨鯁悃愊不存華飾之
臣敷心腹而倚畀焉吾叔父其將不能長往山林寶嗇精神而
訓課子姓羣從乎夫兼善天下者賢人君子之至願漱石枕流
者豪傑之士所不得已也叔父自審於行止之宜久矣居則致
柔守雌以明澹泊之志出則上致下澤以酬汪濊之
恩衷道行義如是而已若夫潔身肆志以服官政之年而與草
莽下士同肥其遯者此高尚恬退一節獨行之長而叔父之所
處將若地皆迴然殊也紀澤裒集諸人祝嘏詩詞大都稱道前

勳而冀幸
朝廷起用重臣大溥其施者近是旣潛爲之序因亦識及進退
大節屛息而竢辟吅之詔焉

仲父澄侯大人仲母汪夫人六十壽序

昭代

聖清

嗣皇光緒際

龍飛之六載歲次庚辰計鶴算於雙星數周甲子東海變而青春難老南極明則朱夏方長鶉火正中林鐘始奏蟾圓欲滿蓂莢初生蓋吾仲父母懸弧設帨之良辰而家人子孫戲綵捧觴之令節也蟠桃甫熟蓮壺之仙侶同歡朋酒斯醕經緯之列星亦喜紀澤忝持龍節奉使鯤溟緬湘水之遠在南天向泰山而常瞻北斗堂開晝錦未躬逢三揖三讓之儀杯舉夜光且領取

一詠一觴之趣不慚檮昧爰綴蕪詞夫吐鳳雕蟲名士與名臣
共進驅蚪戟駟立功與立德同科咸所以黼黻
皇猷澄清方夏夐乎尚已俟其禪而若乃泉石娛頤輔成旋斡
乾坤之業天山肥遯適叶經綸雷雨之占功成而不居事隱而
實著請陳崖略敢告石交在昔威弧晦而天狼夜明賁鼓撾而
風鶴時警始流腥於滕峽久負固於秣陵先君太傅文正公虎
拜於江淮而名德聿昭四海叔父中丞威毅伯鷹揚於壁壘而
勳勩簡在
九天於時跅弛景從英賢翕附如羣鱗之游巨壑似眾羽之集
豐林仲父初靖亂於崔苻策承鯉訓遂甄功於常棣績著鶺原

歷言艱鉅之大端粗舉綱維於數事訓士卒則如貔如虎展旌
麾則爲鸛爲鵝歷濟新軍胥資後勁一也飛芻輓粟無此疆爾
界之分邱甲爰田有恐後爭先之納藉阡陌三時之力助東南
半壁之勳二也八面龍山屯界嶺之軍而鄰封底定九峯鳥道
建鄉團之法而斥堠無驚樽俎折衝枌榆息警三也萌芽可折
不藉斧柯倉廩既盈乃知禮義鼠竊狗偷之劇盜遵賣刀買犢
之規蜂屯蟻聚之游兵革袒臂刑牲之習烽狼永熄宵犬無聲
四也公爾忘私豪士咸欽其勝概爲而不有逸民亦慕其高蹤
沐雨櫛風雖胼胝而不怨分珪襍組則謙讓而未遑疏食而甘
若肥醲縕袍不恥於狐貉雞鳴即起孳孳爲善而無所利焉鷄

蔫所膺懇懇固辭而不求榮也閭閻百餘里內轂鈕箕帚之爭
親串數十家中鍼布米鹽之細片言所折屈指以籌莫不井井
有條平平無黨閭者以爲烈同夏日嚴比秋霜見之則謂澹似
晴川靄如瑞玉至於博弈詩歌之勝笙鏞琴筑之歡投轄以延
賓班荆而道故銀鉤玉箸數紙同揮琬液瓊蘇百觚立盡摯然
不倦至者如歸而仲母汪夫人田食紡衣夙興夜寐以名門之
媛躬中饋之勤籩豆牲牷以供祭祀盤盂匕鬯以款賓朋靚肆
設之在中庭知贊襄之由內助信乎婦道則齊賢鍾郝母儀則
媲美孟陶者焉從弟介石都臣或趨庭以承歡或捧檄以養志
金玉珠珍而並貫壎篪異器而相龢采蘭者潔養南陔戀烏私

而不求聞達僩然艾耆承
恩北闕展驥足而專事顯揚敦孝敎忠識義方之有自難兄難
弟喜令聞之齊芳觀夫梓舍相輝桐枝競秀繼封胡而得羯末
探蠟燭而堆鳳皇洵乎
盛世之休徵匪獨天倫之樂事而已紀澤被
湛恩之汪歲席前蔭之繁禮百葉無窮世爵本酬庸之典五花
疊錫
貤封廣錫類之仁天保九如錫公純嘏
帝崇一品俾爾熾昌仲父母則受寵若驚持盈保泰秉魚須與
文竹飾象服與副笄益形恭敬撙節退讓之儀不失康樂和親

安平之度督耕課讀束子姓於圭璋周急扶危拯饑寒於溝壑
蓋聞仁者壽而恭則壽天無親而德爲親爻卜易林壽考與宜
家並述疇徵洪範康强與逢吉相因是以賡磬宜受祿之章詮
美意延年之恉郵筩書字寄自三萬餘里之遙廳壁懸屏附諸
二十四都之末不存藻飾聊侑華筵

誥封資政大夫朱嘯山丈六十壽詩序

道光季年家大人官京師同邑朱嘯山先生公車北上總角之好與歲俱深跋履過從無閒晨夕於時紀澤財年五六歲以先生藹然樂易仁厚不爲嚴嚴難犯之色故於父之執獨暱於先生其後先生再應會試不第歸隱不復出咸豐壬子家大人奉使江西道奉內諱戴星而歸明年春紀澤亦侍母還鄉兩家相去百餘里以婚媾之故歲得數見梟家大人總督兩江紀澤隨侍官所不得膽挹先生之容色者幾六年矣方先生發京師而南也語家大人曰吾默觀人事天下且大亂吾子得位乘時當爲

國家宣力戡定禍難非子而誰吾歸亦將撿束鄉人使不得與於亂逭庚辛之際粤匪洪秀全揭竿而起攻桂林圍長沙旋陷岳州武昌沿江而下據金陵爲僞都羣盜如毛蝟集蜂起湘鄉不逞之徒亦乘閒刦略鄉山一呼百應大股且數千人先生佐縣令購募壯士討之一戰而殪其魁羽黨瓦解邑中晏然大吏才先生之爲辟書交至輒辭不就最後乃遣喆嗣星檻從家大人於江西先生因山阿結茆爲室種樹通泉手一卷以自娛殆將老焉當是時金陵既克東南無事星檻率二千人轉戰江淮河濟數千里閒所在箸績游擢知府加道銜星檻口不居成功幅巾緼袍落落然如其爲諸生時而吏事既慮措置深穩抑又

進焉款接賓從折節盡歡至於事會所宜理不可奪則毅然持之雖權要不能撓其所守蓋聞於先生不茹不吐之訓者稔也今年九月癸巳先生生日行年六十星檻方駐所部於金陵朋酒戩燕以爲親壽凡湘人之庽於金陵者星檻釋其紛而周其急友其賢而矜不如已者高允所稱交友以信待物以誠庶幾有之是故熏其德者親之而不能舍受其惠者感之而不能忘是日賀星檻於軍皆作爲詩歌以攄其頌禱之忱屬紀澤爲文述其實而弁於首紀澤在幼穉得侍先生稍長南歸又與星檻同塾讀書有家人昆弟之歡其不能無言也蓋自朝廷專以制科取士於是名臣碩儒遵是塗而進者衆矣而英

俊之士擯棄於有司啾嘆於草澤者亦往往而有焉先生少師
事歐陽坦齋御史胡雲閣侍郎與家大人及羅忠節公曾心齋
太史劉霞仙中丞以氣節文章相勖勉一切世俗浮薄獵取之
見不道也家大人以文學侍從出總師干忠節公霞仙先生先
後勳勤震耀一時獨先生恬然肥遯安泉石而友麋鹿邱壑鉏
耒而外萬物無所嬰於心然而德入人深宗族式而敦睦鄉閭
化而揖讓邑之事若團練若興築若振貸儲待至於市塵保伍
警巡守望之細得先生一言莫不篤信而循行之行之無不立
效者主講雙峯書院弟子業成者數十人休問雝雝播於遐邇
鄉使先生當軍興之際幡然出山展其所蘊蓄以自試於事功

又當何如顯赫耶吾聞虧盈益謙天之常道有其德而無其位者其後福常厚於人荀子曰美意延年司馬子長稱老子修道養壽今之作者連篇而纍什要其指趣不越茲義也吾故彙次而闡其說明其無溢美之詞云

叔父威毅伯六十壽詩序

菁溪白石頌四難而陳詞湘水衡雲介五旬而獻序紀豐功於鐃曲慶南國之初平寓微諷於危言勸東山之再起緬往事則回頭廿載誦賡歌亦轉瞬十年忽不淹留驚兎烏之躔軌依然矍鑠騰龍馬之精神今屆昭陽協洽年月旅庚辛之仲月又吾叔父威毅伯歲周甲子之良辰也蓋世殊勳不藉再三覼縷頻年新政復蘇億萬生靈當夫

北闕宣綸東河杖節算緡請祭滅於雍乾嘉道全盛之時數土灤源不亞秫斬粟朱難成之績金龍既安於河伯玉虎又禮於并州維時鴻範方論恆陽屢經豐書大旱赤地則惔焚千里公

私蕩然青天則穹顯九層呼籲端矣叔父劬勤夙夜經歷歲時綜古今荒政之長啟中外興仁之化歷重洋而通重譯或輸琛賚以供振廩之貲溥四海而備四民每均賜財以佽汎舟之役是故遺黎安輯仁風回徧野哀鴻吏欣嘉德馨香霖雨活監河涸鮒此皆昭昭在於耳目赫赫表於丹青華裔同聲謳歌載道者矣至於領湖湘之衆鎮山海之關功成不居知者蓋鮮於時龜陰讙鄆未歸魯國之田甃背蓬壺忽列冰洋之艦紀澤恭齎

上諭往責西鄰雖分道而揚舲實同條而共貫非武鄉侯之德望鄧伯苗何由見重於江東無寇萊公之堅貞曹利用豈得行成於遼左瑁催灰動證沆瀣之相通旌彗雲開喜塵氛之如

埽然則三寸之舌返侵地於黃圖一紙之書息奔烽於碧海豈
非桃李無言之大驗藜藿不採之明徵哉乃者北門之管鑰初
嚴南徼之波瀾復起晉人定霸而楚人不競覘鄭伯之所歸前
事不忘即後事之師欽
廟謨之早定制衆折而控西域不煩充國於金城綏百粵以靖
南交端賴伏波之銅柱所冀𤨏彪互濟肸蠁交融折衝車於樽
俎之閒保屬國於冠裳之會仰竹林而在望恃樾蔭以圖功大
敵之闞闞庶幾猶有豸也近邊之屏翰妥能使無鳩乎懸知管
紱介壽之期正當槃敦聯盟之後爰書善頌豫弁新詩歷廿四
考而令中書常逢晝夜六時之吉由六十年而臻上壽佐成春

秋一統之規

劉公楚元八秩壽序

歲臨南極日在中衡八座春長三山晝永瞻乾坤之瑞靄郭鼓傳音調律呂於陰陽夾鐘奏響時則駟房晨正東作方興蟄戶朝開北堂漸暖萬象共春臺之樂八荒齊壽寓之歌我世伯劉公楚元大人矍鑠高年扶輿靈氣一庭雍睦七豑康彊海中之仙侶同歡蟠桃初熟天上之列星亦喜朋酒斯醑枌榆則介壽躋堂笙管則延齡侑宴

帝封一品絲綸繹鸞誥之文天保九如松柏衍龜疇之福蓋降祥本乎作善惟美意斯可延年所謂天無親而德爲親仁者壽而恭則壽非苟而已殆有由然維公古帝後昆彭城右族溯伊

祈而繇世冑居漣洳而冠耆英抱璞玉於荆山不雕不琢履康
衢於周道無黨無偏修身暗合古人成德胥由天性蔭懷橋木
未承庭訓於嚴君譽重竹林克秉家規於諸父旣而獨擢龍門
之秀忽分雁陣之行溥慈惠以育諸孤謝太傅階蘭競馥舉孝
忠以垂貞教竇禹鈞庭桂齊芳培祥麐威鳳之材際風虎雲龍
之會當夫威弧晦耀天狼夜明賁鼓徵兵風鶴時警始流腥於
滕峽久負固於秣陵阡陌田疇困於輓粟飛芻之役東南億兆
胥在水深火熱之中惟公節若魯仲連豈屑奉金爲壽有子才
如班定遠刱令投筆從戎哲嗣南雲方伯一介書生滿腔熱血
雖陣非諳於素日豹韜御贈於臨時文武兼資謁羽作儒冠之

飭恩威並用虎賁懷挾纊之仁漸能傑出羣材總乃獨當一面
兒童識其姓字草木識其威名向鄂渚以摧鋒凶氛頓斂赴皖
江而敵懾妖霧潛銷斬將搴旗而軍容整暇輕裘緩帶而師律
森嚴所向無前我戰則克一旅扼燕磯之壘眾志成城偏師升
龍脯之山先登拔幟殲除巨憝以報於
朝廷提挈斯民而登諸衽席信乎將在謀而不在勇兵貴精而
不貴多者矣膺成功之
懋賞遂勇退於急流實稟義方無慚養志是時秋雲司馬深懷
急難之情溟海搏鵬共奮扶搖之翼處此蹤於軾轍出方軌於
玠璘屢奏豐功偕邀

賁飾兄拜旬宣之職
八命褒崇弟躋直牧之班一州表率追夫忠全則孝盡子貴而
親榮
加封推錫類之仁五花疊賜世爵本酬庸之典百葉無窮而公
受寵若驚持盈保泰著緋魚而稱　國老守琴鶴以作家傳周
急扶危拯飢寒於溝壑督耕課讀束子姓於圭璋於是季子瑞
芸文入詞藻心通禮樂威儀如玉樹瓊林腹有詩書著述若隋
珠和璧采泮芹而蜚聲黌序籌邊策而授職瀛壖荀氏八龍方
玆茂已薛家三鳳鶱而上之肯構肯堂宜兄宜弟稱觴祝嘏戲
綵趨庭

楓宸則

高厚鴻慈長零

湛露梓里則親朋鵠企共仰瑞霞龍燭騰輝朗照三珠之樹鴨

鑪作篆凝成五朵之雲鬼神護兮呵不祥序徵盤谷富貴昌而

宜長樂銘考漢鐙紀澤敬瞻世伯先生不啻泰山北斗幸與諸

郎昆季同居湘水南天逢攬揆之嘉辰致臚陳夫盛德九五福

曰壽桂蘭捧百壽之圖八千歲爲春桃李應三春之景序鵷班

而進旅祝鶴髮於期頤謹序

誥封夫人外姑劉母王夫人六十壽序

往者歲躔星紀日旅實沈外舅資政劉公功定三秦年周五龤紀澤撰箸歌詠雍容揄揚酌東瀛之波獻諸西陝美南極之曜秉祝北堂於時弧矢吐芒攙槍斂燄先君捧酬庸之秬鬯虎拜於江淮外舅秉立將之弓鈇鷹揚於秦隴庭闈之樂邦國之光侯其禕而猗歟盛矣雲飛電逝花落水流蓂律十旋桑田三變紀澤輟歌於伊蔚熙臺永慕於靈椿緬懷疇昔之歡逐顧兔踆烏而已遠更祝方來之福共湘山衡嶽以無窮外姑劉母王夫人魯殿靈光巋然在望梁門德曜夐爾高蹤純嘏有壬曼齡周甲淸商律協玉山之菌桂初繁阿母筵開瑤島之蟠

桃正熟嘗讀歸震川之集飫聆先太傅之評蓋壽言非文士所崇而天保實雅中有頌寓變通於正軌余生擅五字之珠璣索屬和於同聲諸子成七襄之綺繡陶元亮之故宅簪髮以黃華陸士衡之新詩駐顏於紅藥紀澤學殖荒落詞章闕如綴輯諸篇不離松柏岡陵之指詮綜眾製胥出風雲龍虎之才彼士安之序太沖文誠有益若延翰之傳樊上義不容辭美盛德之形容詳當年之紀述其諸未盡聊得申陳外舅學究天人行成槼範崖岸峻削町畦分明粹乎齊莊中正之心發爲瑟僩赫喧之象故羣賢敬之如師保而不肖畏之若神明外姑則視人如傷克己復禮有

崇封錫命之盛若不與焉於邅閔受侮之端自反而已端木博
施之意實本於性天墨家兼愛之懷非資於學問回冱寒之霜
雪常作靑春馴難擾之龍蛇都成赤子是以遠近識者賢愚翕
然謂修善立名崇讚非不虞之譽而種德收福禎祥有必至之
符願婺媊長耀於寰區庶坊表可儀於閨闥千歡萬悅百喙一
辭論坤之復而誦文言則徵積善餘慶占睽之豐而師焦氏亦
曰舉家蒙驩雝婦孺之所豔稱鄉鄰之所善禱不外煦慇溫良
之德未貶嘉言懿行之全然而樂易壽長豈弟神勞聖經賢傳
至理名言參而求之信有據矣固知導引如熊猿虎鹿非長生
久視之方惠慈逮禽獸蛇蟲乃益壽延年之實蒙莊謂六十爲

下壽由小年而馴致大年上古有八千之長春操左劵而質諸
右劵親親長長叨肆筵設席之懽子子孫孫食積德累仁之報
不存華飾戚此弁言

蕭母黃太淑人八十晉二壽詩并序

歲臨彊圉月旅實沈紀澤恭執信圭初朝

帝闕藉蜈輪之迅激涉鯨海之汪洋於時爵毅相公駐纛斿於

畿輔蕭君廉甫展驥足於津沽三揖三讓之儀優承公讌一詠

一觴之趣歡愜幽情塡河之雕鵲歸飛順軌之金雞應運世伯

母蕭母黃太淑人設帨添籌之日而廉甫舅季捧觴戲彩之辰

也黃鵠翥翎階萱正茂碧犀紋密巖桂初開萬悅千歡九如三

祝歌詠則珠璣成貫序文則經緯不棼紀温恭淑慎之徽述賢

智高朋之德分而列之粲然備矣括其總目厥有數端孝以事

威姑順以從夫子護以懷親串嚴以課子孫綜匯羣言良無溢

譽信乎婦道則齊賢鍾郝母儀則媲美孟陶者焉紀澤彙次諸篇裒成鉅册爰徵明效無俟煩言夫吐鳳雕蟲選舉歸右文之典雲龍風虎經綸資貞幹之才考精意於權輿固同條而共貫尙虛文於叔季遂分路而揚旌仕學殊方質文相背夙持茲論不以爲疑今會其通抑又有說不敢遠徵於𥚃宇姑談近事於津門相國李公拓殊勳於茲日先侯太傅留遺愛於曩年皆由文學侍從之臣出異心膂股肱之任廉甫職位雖異聲華同淸居翰苑而列庶常則先器識而後文藝擁專城而膺民社則緣經術而施政刑由此觀之誰謂射策制科不足綱羅俊乂明經帖括翻能畛域賢豪者乎廉甫隨從諸郎率導子姓承豈幃之

懿訓烈桑榜以聯輝咸成有體有用之才仰副倚門倚閭之望
雅樂歌豈弟神勞又有罄宜受祿之章孫卿言樂易壽長自符
美意延年之旨薛家三鳳荀氏八龍趨庭固所以承歡捧檄亦
正爲養志疇徵洪範康强與逢吉相因爻卜易林壽考與宜家
并述紀澤列宛鵷班而進旅祝鶴髮於期頤稔知郎君輩胥秉於
義方敢偕諸子前臚陳大盛德爰編吉語用弁新詩
卿雲糺縵擁朝暾五色濤平一鏡鋪適附東瀛天乳酒來瞻南
極壽星圖家聲科第暉三代世道台階正六符梓舍賓朋同祝
嘏新歌聊和錦氍毹

歐陽母邱太夫人九十壽敘 代家叔父作

坤之體靜而能載其爲德也柔順而利貞君子讀易至坤而三致意焉蓋靜則不擾凡夫喜愉憂懼之境憧憧往來而無所攖於其中神明湛然不逐於物故能歷久而不渝柔順則無競求凡夫人世嶮巇忮害悁忿之念不萌於內與物無忤物亦無得而忤之故論婦德者必取則也大抵窮巷枯寂之士克享大年者非其盛德貞隱至行過人即能眈玄守默處靖衛門於人閒世之毀譽窮通泊焉不以爲意者也京朝士大夫循資序進優游歲月馴致於穹官厚祿者亦往往鶴髮童顏耳聰目鏡年臻耄耋而意象無衰其休休之度駒駒之畏必自度越流輩不易

幾及老氏所謂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者也若夫賢母名媛屏居閨閫守已貞而接物和則益壽延齡如葭灰應律磁石引鍼理微而易測事顯而可徵人世有同聲之頌天道有必至之符如衡陽歐陽母邱太夫人之盛可以證焉歐陽氏與余家世為婚姻先伯兄太傅公娶福田先生之女是為先嫂氏歐陽侯夫人侯夫人之母即太夫人其次孫定萃復娶於曾氏國荃第二女也國荃次子紀官之元配亦太夫人之女孫焉光緒戊寅九月甲子太夫人九十生日令孫星泉太守蔭亭大令昴季六人隨其萱闈率孫女孫婦曁曾孫輩稱觴里門國荃守官山右弗克躋堂稱兕則為文以代觴蓋歐陽氏之先世以貞節著聞太夫

人之曾祖姑曰劉孺人遭家難中落茹艱力穡壽至九十其子婦蔡孺人孤嫠守志壽至九十有六蔡孺人之子婦曰蔡宜人即福田先生之母太夫人之威姑也壽至八十有三事蹟并載先兄太傅所撰歐陽氏節孝家傳自劉孺人迄太夫人四世皆躋大年孝友雍睦譽流鄉閭福田先生以諸生講學授徒遠近觭慕門下生著籍數十百人一歲束脩所入猶不足自贍太夫人躬井臼紩紉以佐之饔飧朐臆必親必潔遇親族急難解囊佽助未嘗少恡御子姓以嚴男讀女績在約不隳其業處豐不踰其度今諸孫駸駸仕宦有官刑吏縣佐者矣當咸豐同治之間姎徒煽虐四方多故

天子選兵命將張我楚師湘人子弟結髮轉戰周歷數千里滌腥蕩穢還我故疆當是時太傅威德聞天下海內英傑憑借聲勢依託援引以至大官者不可勝數而牧雲凌雲諸君以肺附至戚未嘗濫邀一階一秩侯夫人封膺郡國貴盛無倫終日兢兢罔敢奢逸歲時問遺未嘗有絲毫私財餉其外家豈非一秉太夫人之教歟抑余又聞太夫人以嘉慶丁卯歸於歐陽氏閱六十載與福田先生皆年踰八十用世俗重諧婚娶之禮開筵宴客賀者盈門道路傳爲美談環吾鄉數百里能踵而行之者蓋無聞焉是又坤之文言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者益知靜與柔順之義大矣遠矣爰書此以爲太夫人期頤之劵至於溫

恭淑愼之儀退讓明禮之度里閈婦孺皆能述之無俟余之覼縷焉

王母萬太夫人壽詩序 代家叔父作

王君鼎丞觀察以同治癸酉季夏奉兩江總督李公雨亭之檄來湘編輯先兄太傅文正公遺集越明年春將歸東湖爲其母萬太夫人壽凡湖北人筮仕於湖南與夫士大夫之僑𥨊長沙者暨吾湘中文學君子與王君傾蓋莫逆者於王君之行僉爲歌詩以美其事而索予之一言以爲序當同治初元余兄弟奉

朝命攘除粵逆文正公駐節安慶國荃視師金陵闓闋踬步一甃可杭幕僚往還江舟如織及王君佐文正公之幕也文正公方督師徐兗余則承

詔撫鄂相望數千里不可合併國荃時時延見鄂中耆宿詢其

鄉清儁穎異之士僉曰王君實賢閒以書問蓮文正公訪論帷幄工文章勵古訓者亦曰王某實賢余固心焉志之亟思晤語而不可得盍昕夕獲相過從爲扼腕抵掌流連不勧之歎者實自癸酉歲始焉王君抑亦磊落魁傑之士通時變而識大體不徒美秀能文而已余既深交王君則亟有感焉自吾束髮受書以來至於馳驅軍任之閒承乏專閫之寄更事久矣閲人亦衆矣一草一木柯葉菀枯冥冥者若未嘗無意焉故所養之卒刀筆之吏被榮耒秩膺賞錙銖推之軍事之利鈍政敎之通塞裨將以一戰而著閫牧守以微長而獲譽等而上之則古者聖賢之道行與不行豪傑之志事成與不成詞賦經術之士名與不

名必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焉者固非萬物芸芸自能主持於其閒也文正公知人之哲愛才之篤古今之所罕覩也君臣契合之密宮奏而商鳴亦千載一時也以王君精敏卓越之才遭遇其閒辭戎幕以任民社宜若可以摶扶搖而直上背負靑天而莫之夭閼者然文正公暫離江南王君遂爲忌者齮齕屈抑於下僚且不得久焉儻所謂運數者非耶抑彼蒼愛其質稟之懿積之愈久而發之彌光耶揚子之言曰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吾以爲大之論世其次論地今東南大定十年於茲矣簿書期會矩步規行則瓌異跅弛之士非其所急需適以爲忌者之埻臬而已王君自知甚明而

籌策良熟宜乎其浩然長往舍吳越笙歌綺麗之鄉而有志西陲絕塞纖柳旃靡之域也勉之勉之所謂積之愈久發之彌光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昔之從吾游者如王君之華實並茂誠難其選然亦未始無挺特狷介一得偏長之倫自歸林下友朋闊遠往往於去鴈來鴻一通息耗盍騰驤亨衢克酬夙志者有之倦融憚翔息影蓬茅者有之親老不可以遠游奉菽水之職辭軒冕之榮者亦有之矣如王君年富神王精力完固太夫人六十初度幼子承歡諸孫繞膝足以頤性而養壽王君之行雖道理倍蓰於所往可以無內顧之憂況皐蘭積石固吾楚人曾萃立功之國哉且吾又聞太夫人溫良慈惠纍纍陰德隱如耳

嗚荀子曰樂易者常壽長又曰美意延年然則福祿之來如日之未中諸子若孫承其蔭庇咸將疾騖而高鶱事半而效倍也觀王君之賢則建樹設施以揚休問固分之宜徵諸太夫人之德則世俗黼黻榮觀譬諸操左券於此而以右券責之安有不酬者乎吾故於王君之歸壽其親勸成其志而勖之以匪懈質諸鄉先生庶幾深韙余言歟是爲序

祭文正公文

嗚呼痛惟吾父何由致然我罪伊何獲辠於天智樂仁壽天之常道哀我府君胡不引考昔我高祖夜夢神虯蟠礎纏棟宛蟺蚴蟉怖駭未終誕降吾父卜云大吉爲王室輔蒼藤獻瑞垂蔭終畝大逾十圍其占貴壽貴則然矣壽止如斯有徵無徵天道甯窺湘鄉僻左嶄巖湍迅數千萬年不聞豪俊扶輿淸淑久秘未宣發揚鬱積充塞坤乾高曾以來世勤耕讀持寶慈儉種德收福有蘊不施篤生哲人無緣而升不扶而伸發軔展輪猋豎雲起運繫邦國匪榮閭里

宣宗之世海內乂安聲教漸被華裔同歡魏邴在位貢薛彈冠

詞臣侍從接翼鵷鸞府君特達擘討經術蔚爲春華碩爲秋實
諸家百氏遠紹旁搜極深研幾測妙闡幽乾象坤輿丹鉛滿紙
一物未通引爲深恥二三執誼競茁力畬求是則已不弋廣譽
文宗之朝著聲蹇諤
主聖臣直鳳鳴阿閣星軺載道銜恤遄歸大憝方熾威弧斂睥
爝火不息燎原誰咎
天子旰食軫念黔首府君承
詔墨經輿師金革無辟有爲而爲締造權輿艱棘萬狀鉏耰制
兵釜庾論餉無徵不信虛懸作客方柄圜鑿眾眼同白愚公負
土精衛銜石得寸而寸得尺而尺大捷湘潭繼下岳州武昌漢

黄次第同收田鎮壓兵半壁山頭橫江銕鎖斷於中流風利不
泊直達潯陽偏師摧衄回節豫章驍將銳卒拘於一隅凶渠間
隙再躪江湖彭蠡𨻶害式遏氛祲上下千里勢格形禁拜疏自
劾師久無功
聖皇穆穆寵命益隆肅清鄱陽惟予汝嘉往竟乃績吾不汝瑕
於斯時也王父棄養戴星而奔邉恤疑謗明明
天子孝治天下俯眷鮮民久相寬假旣逾小祥乃
詔奪情兩浙不靖
帝命遄征
帝鑒忠誠腹心是寄仗鉞秉旄爲兩江帥鼎湖龍升

嗣皇御極七曜順軌六府不忒天方厭亂運值傾否金水之際
斡旋伊始首克安慶以爲基址舟不弛檝櫓不停駛湘軍沿江
徑逼僞都淮軍航海回取姑蘇遂戡毗陵廓清具區分路揚鑣
於越歸俘破竹之勢百城同舉至於閩粵罔有深阻叔父統軍
躬居前敵陷堅挫銳翻瀾騰焱惟此金陵獷悍所萃攻於九天
守入九地雲屯雷動隤牆拔幟梟磔鯨鯢屠戮醜類十有三年
大功甫竣胥宦高爵僉曰宜焉王事靡盬敢息仔肩席不暇暖
有命自天中原流寇闖賊如蝟大河南北七省鼎沸蒙古名王
馳驅敵愾效命鋒鏑
朝野奪氣

廟廊謀帥無逾府君姑舍職守兼總六軍合肥李公志同道合
迭出互處影酬響答營屯舟師聯守運河萬馬失蹄羣狼飲戈
捷書露布馳達
天闕爰分勁旅西禦回紇將蠶萬里秉承徵發塹圜金積卒剿
凶悖磨鑪不休金石爲敝精力幾何堪此雕契困心横慮深思
熟計鞅掌終日憂懷畢世疲飢傷身實由畿疆簿書期會填委
釁叢況濫成災祼以旱蝗耗神損形鑄我膏肓津沽之役力疾
以行作書訓子取義舍生骫曲求全擬尤含垢甘毁盛名以圖
永久衆不我知或議其後公曰吾過匪議者鮿江南戎帥遐邇
震驚

勑命府君還隷金陵鮮終之戒不寒而凜雖曰坐鎭勩勞滋甚
緬昔葛侯鞠躬盡瘁事功不佇忠藎無異任重道遠易簀斯已
而今而後乃知免矣嗚呼府君遺憾誠無罪難道者藐焉諸孤
侍奉疏懈疾不及醫含斂倉猝有不如儀父慈不責人不我訾
終天自恨庸有已時嗚呼哀哉府君孝友達於
帝廷根究義理吐辭爲經磊落之行卓越之識當世儒生以爲
矜式廿載戎行更歷萬變籌策如神謀定後戰臨事多懼匪有
留戀曰哀者勝聞之若縣訓練什伍告誓諄諄善戰不難貴不
擾民軍令如霜其澤如春江南有言遠邁曹彬勛烈昭彰衆目
共覩傳播婦孺載紀

天府儉素持躬不啻寒士疏糲苜蓿每食四簋補綴之衣靡靈之裘身處台鉉志在林邱廉介性成見利加浼牛萩寸縷崖岸斯在齎受約取匪特財賄禍過懼災名高防殆惟禍與名豈有倖獲府君兢兢處順思逆平生好尚縹緗典籍有餽圖書正色返璧嗜者如斯其他可知無俟表揚中外攸推廉俸所餘分施親舊周急而止求始繼富與不傷惠以義隆殺鎔之得我亦所甚戒薦賢拔士布於寰瀛材官蹶張或爲公卿識之於微陶鑄而成不誠以利勖以令名仁惠感孚入人心腑大星夜墜薄海同悲嗚呼哀哉德行政事文學言語列爲四科尼山所許道出一源末流多岐漢儒宋學矛楯相持公匯其通辯其精粗各有

尊長不主門戶義者人路仁者人心力行則至安有幽深愼獨心安主敬身强篤守程朱不棄陸王讀書之本貫通訓詁遠述孔鄭近逮懷祖三代重禮叔季佳兵如何復古以禮息爭家訓所詳考樂論禮圖寫鐘簴尊罍斝洗博覽周稽涉獵黃老淸淨爲政道出軒昊潛心制器般爾爲儔宮室帷帟橈櫂戈矛飛礮急鎗食藥合子火輪舟車各究其理書成一家側鋒取銳鳥跡蟲篆至於佐隸眞行章草異體同勢春澁比豪朝花喻麗凡此精奇蓋猶末藝不可及者宏篇鉅製文追韓歐上溯班揚詩宗李杜亦涉蘇黃簡潔無倫首太史公閒適怡性服膺放翁戎政倥傯劬學不捨出入百家鎔爲一冶工不近纖奇不傷雅惜墨

如金存者盡寡有兒不肖駑駘之姿哀輯篇章負重而馳固陋凡近慕天繪日盛德大業奚能殫述嗚呼哀哉三河之戰慈烈云亡婧穀病殁於石子岡王父五子龍躍鳳踆十五年間三人成神仲父叔父誼摯熱情愴念同懷能無哀咽叔氏還鄉遴擇善地仲氏來臨主持喪事飾終之隆易命之美

湛恩汪濊曠古罕比附身附棺儀衛之具致求榮觀期衷於度首夏癸酉買舟西上訃告鄉鄰諏吉而葬路越重險時逢焅暑侍櫬首途哀此艱鉅慈親多疾家人孱弱吾父神明鑒於冥漠陟降默牖無怖無驚江流自在重湖鏡平瞻言南顧早獲佳城山環水抱凶灾不生皓兮夜月淒焉晨露悲號設奠敢告雲路

嗚呼哀哉尚享

誥封奉政大夫王君墓誌銘代家大人作

君姓王氏諱育德字美初一字仁山四川井研人祖某父桂芳
皆不仕君少穎悟善屬文年二十應童子試冠其曹補廩膳生
充道光庚戌歲貢就職訓導以子鴻詡貴誥封奉政大夫君爲
人劬學篤行律身治家不越經術讀書取大義手寫經史百氏
之言積百數十卷旣病猶兀兀不輟嘗謂學人貴有卓識偉度
不可以得自喜一不得自貶也至於聖賢行事非有怪奇絕人
亦惟是偷物應接財賄取予忻戚夷險之閒凜凜焉求衷於道
而已用是自勗亦以誡其徒飭其子孫而兼及其宗族王氏族
繁而少達君建修宗祠綴輯譜牒置田產以供春秋之祀金布

孔目手自疏記有妹適雷氏者家貧蚤寡君撫養孤甥曲盡恩
禮上干
朝命扁表門閭家以小成蓋其篤於根本者如此當嘉慶道光
間海內安樂士人束身庠序雖有瓌材奇行無騰踔速化之塗
君抱德無所施設晚乃得學官又介不肯苟合於時名譽不四
馳道不澤於物也其後兵事起天下騷動智名勇功之士效奇
謀乘利便蹞步千里者不可勝數君子鴻訓捧檄從余於金陵
軍中君猶以希榮躐進爲戒且稱誦榮名非所期德業當自進
之句諄諄若辟咡而詔者烏虖此可以見君之志已君以同治
四年二月十五日卒春秋六十有七某月某甲子葬某縣某鄉

某原配余氏先卒子三長卽鴻訓癸卯舉人署江蘇江甯縣知縣鴻謙增生鴻謀廩生女一適訓導宋墩孫十二人苾其蒔其萃其薰其葵其蒓其著其蔗其荃其萱其莾其英其鴻訓爲余典試蜀中所取士實來徵銘銘曰峨倉嵒嶭江漿紆君生其閒抱鏐懷瑜末流詭遇百圍一觚韜守方軨又悲其穧雖不用世其澤孔憮闡幽鑽石我辭不誣

大英國漢文正使梅君碑銘

紀澤既嘗治形聲詁訓之學則欲遠紹旁搜參稽異同治末年結廬先太傅墓次負土既竣以吾耆時所知雙聲疊韻音和類隔之術試取泰西字母切音之法辨其出入而觀其會通久之亦稍稍能解英國語言文字然鄙鄉僻左無友朋相與講證不敢謂閉門造車出門而合轍也光緒丁丑秋以承襲侯封來京覲謝僑寓禁城東南與泰西諸國朝聘之使館舍毗鄰於是英國漢文正使梅君輝立偕副使璧君利南聞聲見訪縱談竟日而精學之士英國艾君約瑟德君約翰美國丁君韙良亦先後得訂交焉

德君專精醫術求診者踵接於門刀圭所投嘘枯起殭暇則抉微洞幽著爲一帙以正中華醫術之失而補其所未備艾君經學遂溢於國朝錢戴段嚴之所撰述無不研精探討衷諸至當是而非非雖使諸公復生未必不心折而首肯也丁君爲同文館總教習取西書之有益於中國者政治學術聲明文物逐漸繙譯纂輯成書梅君則取中土載籍有裨於公若私者敷陳其義撰爲西文與丁君事異而意同各盡其職云爾盍四君子者各有專長而梅君年最少意量廣遠不以一得自封充其所至未可畦畛吾之畏友也仲春之初梅君將暫歸其國過余話別方攜手

殷殷與訂後會俄而噩問迅傳則梅君已以炎病卒於滬瀆春秋財三十有八耳竭肝鬲之思以夭其天年哀哉所著書數十百卷既以西文爲主學士能讀其辭者蓋寡若有劬學多聞之士更以華文釋之則豐財講武之要禁暴息民之效蓋不獨有益於西人而已梅君恂恂雅飾被服儒生聰麗權略望之一若城府深祕不可窺測者抑能彊恕接物無猜疑娼妒之心歿之日中西人士與梅君友者莫不咨惋甚者屑涕漸如不能自止其傔從嘗事之於使館者聞訃乃放聲悲慟慈惠感人可徵也已梅君既卒丁艾璧德諸君語余曰梅先生得交於上國士大夫莫如子篤所謂道義之好也梅先生之逝子不可

以無言余與君結契晚近其先德世系不可得詳泰西文學士必有能述之者君諱輝立字映堂配某氏子二人皆僅數齡然崢嶸見頭角可決其克自成立紹厥前徽泰西之俗不硜硜以歸骨故鄉爲重盬風濤險遠運達維艱非貴生而輕死也梅君終於上海其家人親友即葬之上海銘曰

宣聖巍巍欲居九夷龍紀鳥名亦何常師橫渠醇儒始涉佛老博約有序乃臻至道下士婞婞不恥顓蒙誰能執冰而咎夏蟲薦紳先生諱言邊裔望洋向若固拒深閉斗室雄辯百喙同聲謂人燕石我則瑤瓊浮夸相和虛憍不怍有道人長謂之示弱睥睨空談甯足立威貶駁失當適以貽譏爰有藥言持愈美疢

塵壤不辭層巒疊峻如彼梅君豈非傳羣詩書禮樂金版六弢

舊學新知醲味兼采緗編等身身亡名在志壹業精吾儕亦如

汗石承樹來者鑒諸